

55
65 156

生

新



The New Force, No. 15

期五第 卷一第

版出日六十月五年六十國民華中

短評

投機的主蕭惠王正廷

反動份子紛紛活動

清黨運動後國民黨應有的態度 李說何

清黨運動後國民黨的危機

亞爾巴尼亞問題

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續)

關於粵謳及其作者

(幹)

(登)

黃秩庸

黃延凱

黃延範

鍾敬文

通信處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新生社

報價

零售：京內每份銅元八枚

京外大洋三分

半年：國內大洋六角

國外大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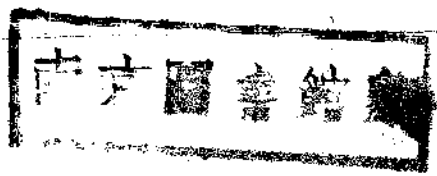
全年：國內大洋一元

國外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每星期五出版

類紙聞新爲認請批准特局政郵華中



短評

投機之王寵

惠王正廷

北京政府近來因爲經費無着，又因爲面子關係，不敢即時關門，所以暫時外面上還維持政府的名義，而內裡頭却把從前的官員大裁特裁，弄得一般官員的飯碗打破了不知多少。

一般投機份子，看見北京政府大勢既去，知道在北京政府底下來時官發財總是不易，一時官癮大作，就跑到南方去圓他們的陰官發財的好夢了。

王寵惠王正廷等就是這一類的人。他們固然從前和國民黨發生這關係，但是他們看見孫中山先生打來打去都還是廣東的地方，知道依靠孫先生是沒有出頭的機會的，依靠孫先生是不能陰官發財的。恐怕因爲依靠孫先生，竟把自己都犧牲了！恐怕因爲和孫先生一同努力國民革命，竟把自己從前的階級地位都革掉了！「說什麼革命？說什麼三民主義？究竟陰官還是陰官，發財還是發財！我們那能有這樣大的犧牲，竟把陰官發財的大事都不顧了呢？」所以他們毅然捨棄了孫先生，捨棄了國民黨，捨棄了國民革命；立刻跑到北方去投降國民黨的對頭——北洋軍閥和他們指揮的北京政府。果然，他們跑到北京以後，他們陰官發財的好夢就得完成了，居然成爲北方的要人了。那知道老天不能永久

如他們之所願，他們的吳大帥居然也會打敗仗；他們的孫大帥居然也會哭秦庭，他們的張大帥居然也會棄甲曳兵而走！可憐從前北京政府所最依靠的人現在連飯碗都要打破了，

在我們眼中這種境地是很可憐的，可是在他們眼中就不算什麼一回事了。

他們從前會丟棄孫先生，現在又怎樣不會丟棄張大帥？他們從前會丟棄南方革命政府，現在又怎樣不會丟棄北洋傳統政府？「有奶便是娘，」從前孫先生沒有奶，所以便到北方軍閥政府底下找奶，現在北方軍閥政府沒有奶，所以又要到回南方找奶！在他們眼中南北何擇！反正南北政府都可以成他們的娘的，總要南北政府給他們以一點兒奶。

他們這種態度，實在是最適合現時的態度。他們這樣做，他們永久還可以陰官，永久還可以發財，永久還可以保持他們的階級地位。任憑你們罵什麼投機，但是官總還是他們做的咧！

唉！投機的王寵惠王正廷！這樣做，確實與你們有利，但是試問你們的良心，對得住對不住蒙養你們的主人——張大帥，吳玉帥，段老老？還對得住對不住中國的民衆？

我不知道，南方的革命政府對待他們究竟是怎麼樣？不過依最近的消息，好像他們在南方也非常活動的樣子，覺得非常奇怪。南方的革命政府！你們不是革命的政府嗎！你們不是求敵底的

革命嗎？你們不是主張不妥協的精神嗎？現在投機份子走到你們裏頭，你們不把他們扣留嗎？你們反而容納他們，甚至給他們陞官發財的機會嗎？

而且王雷惠給你們開除，才不過幾個月，何能就容許他們活動？他的黨籍已經恢復了嗎？黨籍這樣大的事情可以朝令而夕改嗎！

(幹)

反動份子

紛紛活動

國民黨自清黨運動後，一般投機份子，不革命反革命份子，出來活動。最重要的是：早既和國民黨沒有關係的老國民黨員，甚至被革除的，或者已經成爲國民黨的敵人的老官僚也好像忠實的國民黨員一樣，紛紛加入清黨的運動。這些份子雖然從前多半是國民黨員，但是他們老早已經成爲真正國民黨的敵人。他們自立爐灶，灶裏和真正的國民黨對抗。他們誣譏本黨領袖，和本黨同志是共產份子。他們到處都做假覆本黨和傾覆國民政府的運動。他們的逆蹟，已經是彰明較著。凡是忠實的國民黨員對他們沒有不切齒痛恨的。這樣的人也替國民黨清黨，真是笑話。

而且，些份子，自從被真正的國民黨員所不齒以來，給民衆排斥，幾至「日暮途窮」。他們老早就成了民衆的敵人。現在若是國民黨又讓他們死灰復燃，試問如何對待住中國的民衆？(登)

清黨運動後國民黨應有的態度

李鏡何

凡是稍爲明白中國現勢的人，誰都知道國民黨這次的清黨運動，含有重大的意義。共產黨應當肅清，誰都不能否認。清黨運動後，國民黨本身應該怎樣，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誰都曉得國民黨這次的清黨運動，首倡者是吳稚暉先生，而李石曾先生也是其中非常努力的人。但是吳李二先生，大家都知道是無政府主義的信徒。所以許多人誤會，以爲現在無政府主義者在國民黨中要把從前共產主義者的地位取而代之了。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念。誠然，吳李二先生是相信無政府主義的人，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現在不能實行無政府主義，唯有三民主義適合現在中國的國情，唯有國民革命足以拯救中國於危亡。所以他們現在只全心努力國民革命，對於他們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反而置之不理。這樣的全心努力國民革命的人，能夠和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人，互相比擬嗎？

所以，這次的清黨運動，和無政府主義絕對沒有關係。但是，國民黨因這次的清黨運動，紀律和組織鬆散了許多，却不能不說是國民黨的一大危機。

自從國民黨肅清共產黨以來，一般投機份子，不革命份子反革命份子紛紛出來活動。他們從前給共產黨人和真正國民黨的人壓迫，現在看見國民黨肅清共產黨，就以爲時機到了，出頭的機

會擺在眼前了，所以他們也紛紛出來做反共的運動。前三四月反對國民黨的人，現在也出來替國民黨肅清共產黨了。這豈不是一樁笑話？要知道，我們不能因為反共，就把這些的「引」為同志。若是，以為凡是反共的人，就和我們的宗旨相符，就是我們的同志，那麼，國家主義者，不是始終反赤的嗎？張作霖與佩孚不是始終反赤的嗎？我們何不引國家主義者為同志？我們何不引張作霖與佩孚為同志？我們若是把不革命派，反革命派，投機派，引為我們的同志，豈不是和把國家主義派，把張作霖與佩孚引為我們的同志一樣的笑話？若說這些份子，從前是國民黨員，那麼，陳炯明從前是不是國民黨員？政學會從前是不是國民黨員？何不引陳炯明和政學會的人為同志？

不但這樣，這些份子，原來都是和國民黨員作死對的，現在他們出來了！不但想把共產黨員肅清，而且還想把真正的國民黨員肅清。所以現在到處都有排議驅逐和開除真正國民黨員的事情發生。他們都知道，真正的國民黨員存在，對於他們的活動一定不利的。因為他們多半都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真正的國民黨員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是不兩立的。凡是真正的國民黨員一定主張擁護農工的利益。但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定反對擁護農工的利益，因為農工的利益和他們本身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所以真正的國民黨員對於這些份子，不得不視為眼中釘，對於他們的活

動，不得不有相當的抵抗。從這種抵抗中，我們越發可以看出這些份子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員，和一般的投機份子是有區別的。誰能勇猛抵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投機份子，反革命份子，不革命份子，那個人越發表示他是真正國民黨員。真正的國民黨員和反革命份子，不革命份子，投機份子是不兩立的。不是我來肅清你，就是是你來肅清我。所以投機份子，不革命份子，反革命份子要來肅清真正的國民黨員，那是必然的結果。國民黨究竟希望真正的黨員給那些反動份子肅清嗎？若是不然，為什麼還允許那些份子在國民黨裏頭活動呢？

若是說這樣做，是表示國民黨的寬大。這更是不通之論。一個政黨，尤其一個革命的政黨根本不能有這樣寬大。你說可以把這些份子容納，但是為什麼你又要肅清共產黨呢？你又何不依舊容納共產黨，以表示國民黨寬大呢？那不是和原來國民黨肅清共產黨的宗旨互相違背了嗎？

須知國民黨有黨的組織，有黨的紀律。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是不能鬆散了的。我們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對於共產黨的組織和紀律到底還加以十二分的佩服。你看，國民黨限共產黨人自首，共產黨人有那一個人出來自首？國民黨把共產黨人逮捕了那麼多，有那一個被捕的共產黨人把共產黨的秘密洩漏出來？

革命的黨，非有這樣的組織，非有這樣的紀律，非有這樣至

死不屈的精神，一定不能成功。各國無政府黨的勢力，所以不能擴大，就是因為沒有組織，就是因為沒有紀律。國民黨要成功，是完全不能依照無政府主義的漫無組織的。國民黨改組以前所以沒有很大的成功，就是因為組織太壞。我們懲前毖後，深知欲達到國民革命的成功，非做做共產黨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不可。組織和紀律嚴密了，共產黨人自然不會再在黨裏活動了，反革命份子，不革命份子和投機份子自然也不會再施他們的伎倆了？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意義，國民黨有國民黨本身的價值，決不能因為肅清共產黨，就把國民黨的意義不顧，就把國民黨的價值不理；更不能因為肅清共產黨，就把一切反共的人都引為忠實的同志。

我們不能因為肅清共產黨，就抹殺國民黨的歷史。國民黨為中國的自由平等奮鬥數十年，和帝國主義者奮鬥，和軍閥奮鬥，和商團奮鬥，和土豪劣紳奮鬥。國民黨全部的歷史，都是和這些惡勢力奮鬥的歷史。我們斷不能因為肅清共產黨，就把這些惡勢力不顧，甚而至於和惡勢力的那一種勾結。

同志！我們的國民黨是為民衆謀利益的政黨。一切投機份子，不革命份子，反革命份子都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都是民衆的敵人。你們現在是不是民衆的朋友？你們對於民衆的敵人，應當採取怎樣的態度？你們還應該和民衆的敵人聯絡嗎？你們這樣

做，試問你們的良心對得住對不住中國的民衆？

那麼，國民黨現在的态度應該怎麼樣？國民黨對於一般反革命份子，不革命份子，和投機份子的态度應該怎麼樣？

還想允許這些份子活動嗎？還想容納這些份子嗎？還想引這些份子為忠實同志嗎？

同志們！究竟要怎麼樣？

清黨運動後國民黨的危機

黃秩庸

自從吳老先生「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一文提出，引起了國民黨內部驚天動地的清黨運動之後，背叛國民黨的總理，反對三民主義，陰謀篡奪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大多數肅清了。自然，國民黨如果沒有這次的清黨運動，而聽共產黨在他們內部延長下去，則國民黨或者會有一天真的要被共產黨完全消滅，這是很有可能性的。但是有了這次清黨運動之後，我們就可以担保我們的國民黨要「福如東海年年大，壽比南山日日長」嗎？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誰都不能担保的。

國民黨所以要容納共產黨份子，為的是要增加革命的勢力。誠然，自從共產黨員加進了國民黨之後，因為他們努力的結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一天天的澎漲起來，就是國民黨在中國的地位也因之而一天天的增高，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可是，同時中

國共產黨陰謀消滅中國國民黨的計劃也就一天一天的暴露無遺，而使這位素來不太管事的吳老先生也居然起來大聲疾呼，振聳啓矚，以致有這次轟轟烈烈的結果。這種快刀斬亂麻的舉動，我們在國民黨方面爲保持黨的權威，鞏固黨的基礎起見，當然是千該萬該的事，但若是因此便說國民黨，可以萬歲萬萬歲，則恐怕誰也不能相信吧！

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肅清了！他們想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計劃可說是根本打破了。但是可以使中國國民黨消滅的難道只有中國共產黨嗎？除了共產黨之外。中國國民黨便不致有消滅的危險嗎？俗語說得好「物必先腐然後蟲生」。我們國民黨的本身如果是一個「百煉金剛」完全無缺，則那怕有百千萬個共產黨也不容易把牠消滅，不然則就是沒有共產黨恐怕也未必可以久存吧！國民黨既然是一個革命的黨，那末牠的思想，牠的主張自應時時向前，不可落後；時時要適合社會的潮流而不可違反環境的需要。這是一個革命的黨應具的條件。

共產黨已被國民黨趕出去了？但是我們誰敢粗心的說牠一定沒有反攻的能力呢？他們的黨是有鐵的紀律，是有嚴密的組織，而且還有指揮他們的後台老板在那裡幫忙他們。我們若果以爲清黨之後，便可安枕無憂，而不提防謹慎，則將來他們反攻之機會正多，而我們黨內的隱憂亦正方興未艾呢！現在國民黨內部的共

產黨員雖然大多數肅清了，然而他們在民衆方面的潛勢力，誰都不能加以輕視，就是在國民黨裏面恐怕也還有不少他們的黨員在那裏潛伏着呢。所以我們在清黨之後，應該格外的努力，格外的奮鬥。從前黨內的組織是鬆散的，此後應當嚴密起來；從前的黨員是散漫的，此後應當訓練起來。從前民衆運動的工作大都是共產黨員在那裏担任，此後我們應當自己担任起來，而且要比他們加倍的努力。若果不是這樣，依舊像從前一樣的一毫無組織，毫無訓練毫不努力，則他們共產黨員捲土重來的時候恐怕是在不久的呢！

其次，我們在這次清黨之後，應當嚴防一般土豪劣紳，奸商市儈的活動，以壓迫我們革命基礎的農工階級。我們曉得農工階級是在社會上最多數而且最富有革命性的羣衆。農工的利益一天不能維持，則社會上的紛亂也就始終不能停止。所以我們總理所定的農工政策是我們應當始終擁護，而且要切實做去的。若果我們失了這些革命的羣衆而聽一般土豪劣紳，奸商市儈的乘機活動，則我們總理所創立的民生主義，終久不能實現，而我們進行的國民革命也終久不能成功呢！

此外，我們國民黨在這次清黨後最大的危機，就是一般官僚政客，及其他投機份子的乘機加入。他們本來是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乘着我們的清黨運動，假借共同合作的名義，想要加入我

們黨內。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曉得我們這次所以姿肅清共產黨，就是因為要使我們革命的進行不致受着阻礙。官僚政客和其他一切的投機份子本來也是反革命的，現在不過看見我們黨的勢力，一天天的澎漲，所以爲了升官發財的緣故，想要乘機進來，以爲將來活動的地步。我們對於這種人的始終要嚴防拒絕，不能有絲毫妥協的餘地。不然我們黨的革命性就不免要慢慢的給他們消滅。我們要使國民黨始終是個革命的黨，始終是個能夠適合環境需要的黨；所以對於一切反革命的份子，不論他們是否反共，我們始終要拒絕他們，打倒他們。辛亥革命的失敗，民國十餘年來的紛擾，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覺悟，和很好的教訓了！唯有真正革命的黨，才能有達到真正革命成功的希望。那些官僚，政客，及其他投機份子，是始終不配做革命的人也始終不配幹革命的工作的。我們國民黨如果被這些反革命的份子參加進來，使我們的黨失了原有的革命性，則我們的黨就不消滅也是等於零了。那末我們這次的消黨運動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國民黨的同志們！我們的危機到了我們的禍患到了！我們不要再渙散了！不要再偷懶了！我們要快些起來工作，要快些起來努力！我們要大聲疾呼：

嚴防共產黨的反攻！

嚴防土豪，劣紳，奸商，市儈的活動！

新生週刊 第一卷 第十五期

嚴防官僚政客，投機份子乘機的加進！
嚴防足以消滅我們黨的革命性的一切敗類！

亞爾巴尼亞問題

黃廷凱

巴爾幹問題，是歐洲和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牠引起了空前的世界大戰。自從大戰以後，這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愈鬧愈凶，很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趨勢。

從前巴爾幹好幾個小國，恐怕布加利亞，奧地利，匈牙利的侵略，締結了一個著名的「小協約」。締約的人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但是主動的人還是帝國主義的法蘭西。

除了法國西以外，侵略巴爾幹的還有：告利和意大利。意大利較法二國，尚有一點優勢，就是意大利距巴爾幹諸小國較法二國都還要近。

現在英法在巴爾幹，是立於對抗的地位的，因為法國促成了小協約，得了前一步的成功，所以英國就極力幫助法西士黨的意大利。

有了英帝國主義的幫助，意大利就可以把保加利亞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極力向希臘，羅馬尼亞，匈牙利方面發展。有了英帝國主義的幫助，意大利就可以獲得地盤，就可以希望把亞得

利亞海變成意大利的海，最重要的——就可以把亞爾巴尼亞變成自己的殖民地。

意大利的資本近來在亞爾巴尼亞已經站得非常安定了。試查一九二五年亞爾巴尼亞入口貨物表，就可以知到百分之七十五是意大利的貨物，百分之二十一為希臘的貨物，百分之三為南斯拉夫的貨物——所以亞爾巴尼亞入口貨物四分之三為意大利的貨物，你想意大利在亞爾巴尼亞的資本主義是可怕不可怕呢？

再看一九二六年所建的亞爾巴尼亞第一銀行。這個銀行的建立，一共銷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金佛郎但是其中百分之五十是意大利的資本，其餘僅百分之二十是亞爾巴尼亞的資本，百分之十五是瑞士的資本，百分之八是南斯拉夫的資本，百分之四是比利時的資本，還有總經理和兩個經理是意大利的人。這個銀行的預備費，一半是在意大利的銀行裏頭。此外又還有很多意大利的資本家，如銀行家亞別地 (Mario Albertini) 與亞爾巴尼亞的財政部訂立借款的合同；一年半以前他們敢借下千萬金佛郎的鉅款給亞爾巴尼亞財政部，年利七厘半計算，於四十年內完清，總計每年差不多要給八百萬金佛郎與意大利。

還有亞爾巴尼亞的經濟促進會大多數是與意大利的資本成立的，管理這個會的人只有一個是亞爾巴尼亞人。去年該會在斯古特里 (Skutari) 的地方，有了山林，鐵路，和街道的管轄權，還

些管轄權在軍事上是有很大意義的。因為這些是要害的地方，一旦和南斯拉夫相戰，可以對意大利有很大的幫助。

英國在亞爾巴尼亞的勢力，也是常常靠着這一類的經濟機關，例如英波煤油公司，和英荷煤油公司。就意兩國從前因為互爭煤油，曾衝突一回，直至英國允許英國在亞爾巴尼亞得了很大的煤油區，這個衝突才告停止。

意大利侵略亞爾巴尼亞，不但是因為想把亞德里亞海變成意大利的海，而且想把亞爾巴尼亞變成原料的市場和攻擊南斯拉夫的要地。

在亞爾巴尼亞，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利益是剛好完全衝突的。一九二四年六月在亞爾巴尼亞發生革命，把從前的卓姑士 (Zog) 政府推翻了。這個卓姑士政府是聽從南斯拉夫的話，而且是代表封建的地主的勢力的。所以這個革命的意義是推翻封建的大地主，推翻中古傳下的封建條壟並使農民享有土地的所有權。

經過了革命以後，就建立了一個新政府。這個新政府的領袖是諾利 (Fanon) 這個諾利是聽從意大利的話的，舊政府的領袖卓古士跑到南斯拉夫去，得了該地政府全力的幫助，因此再推翻諾利的政府並把從前所有反動的大地主制度復辟起來。他們得了南斯拉夫的帮助，是誰都曉得的，連南斯拉夫的外交總長寧威初

Dr. Nin-schitsch 自己都承認起來。二月十六日的巴黎晨報上載有羅威爾的宣言說諾利政府的推翻，是南斯拉夫政府給與經濟上和軍械上的幫助的。可是最後意大利竟能把南斯拉夫的傀儡卓姑士政府拉了過來，因此亞爾巴尼亞的敵視意大利政策，也就改變了。

此後有一個時期，好像南斯拉夫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士黨在英國的外交勢力之下，已經有相當的諒解了。他們在一九二四年結了一個條約，把亞爾巴尼亞和其他亞得利亞海的紛爭的點劃起勢範圍來。南斯拉夫關於皇烟的要求退讓了，可是同時在達馬精 Dalmatian 海岸一帶的勢力得了正式的承認。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諒解的意思，是因為當時正和保利亞以及希臘爭奪馬其頓的地方，他和意大利諒解，他的外交就可以完全集中到東方邊陲去了。

可是過了不久的時間，意大利的野心又顯露出來，他完全不想和南斯拉夫在亞爾巴尼亞來劃分勢力範圍。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意大利的法西士黨唆使亞爾巴尼亞的天主教的信徒起來暴動，意大利就趁這機會，強迫卓姑士和他在梯蘭拿 Tirana 訂立一個條約，因此條約，亞爾巴尼亞的外交權就斷送給意大利人了。

實在的，自從這個條約以後，亞爾巴尼亞的獨立性就算完全失掉了。亞爾巴尼亞就變成意大利的屬地了，意大利可以把這個屬地，當作軍事的根據地，可以從此攻陷南斯拉夫以及一切在的

爾幹和他作對的列強。這個條約的第一點，是担保全亞爾巴尼亞的領土和他的政體，（法西士黨還担保卓姑士「不死的」權利呢。）條約的第二點是不許亞爾巴尼亞和任何一國締結一種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條約，（這最重要當然是指着南斯拉夫而言，）條約的第五點是這個條約得國際聯盟的認可。

在這個條約的後頭顯然站着英吉利的人，在紐約日報，和法國巴黎，晨報上載着：張伯倫和慕沙里尼在利易諾 (Livorno) 的談判，是允許對意大利向亞爾巴尼亞的進攻不加阻止。英國的外交，站在屏風以後。他使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希臘都站在反對法蘭西的方面。在英國外交引導之下，意大利的法西士黨對於以法蘭西為根基的小協約施以極大的攻擊。在英國外交引導之下，意大利就和羅馬尼亞成立不正式的巴沙拉比亞的協定，因此羅馬尼亞，就退出小協約以外，南斯拉夫的勢力就孤單起來了。

意大利和亞爾巴尼亞的條約，給了南斯拉夫政府以很大的危機。這個條約間接的又給法蘭西（和土耳其）以很大的打擊。可是英吉利就非常高興起來了。他時時刻刻都設法使南斯拉夫丟棄了他的親法政策，而加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而法蘭西呢？他從來以南斯拉夫的保護者自命。他對於法西士黨意大利的壓迫南斯拉夫實在不能容忍了，何況意大利又曾把法國在北非和敘利亞的勢力危害過了？同時土耳其對法西士黨這樣的強暴舉動，也不能不

受了。何況法西斯黨又在他的祖國的小亞細亞恐嚇過了他。

這和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衝突，他的意義是很大的。他不但對於巴爾幹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對於世界也有很大的關。他不但對於巴爾幹火藥庫，增加了許多的火藥，同時對於全世界的火藥庫，也增加了許多的火藥，稍加以小小的火星，就要大大的炸裂起來。誠然的，現在的列強都設法使巴爾幹火藥庫的炸裂不要太早，因為他們現在正要忙着去壓迫中國革命的發展。但是在這個時期內若是發生不意的火星，他們究竟能熄的能熄，實在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誰敢担保，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不在這最短的期間發生呢？

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續)

黃廷毓譯

從前中國第一任海關監督赫德，在很多年前，曾精密計算過中國天然的原料，足供全國之用而有餘。赫德較我們詳悉中國情形。他的說話是靠得住的。假使貧苦便是罪惡的一種重要原因，那麼，中國因為天然富有，永遠不怕患罪阿！那麼，國際法庭便無所施其責罰了。外兵更無所藉口了。為什麼世界各國還要犧牲人命財產來壓迫中國呢？

這個疑問便分動了我們第二種疑問，就是：世界各國應否允

准中國保藏他國有的富源。在萬世紀的下半期，中國不但早已轉成世界商業的競爭場，並且早已辦成了業侵略的策源地。這無疑義的了。而且這樣競爭的主動力，並不是中國原有的，乃從外侵入。我們這番話，並不是對於那一方面有什麼仇隙，不過事實俱在也，無庸諱言了。

中國原來商業上和實業上的本能不單棄了開展的時期運道，就是外國的工商業之得以侵入中國，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也不是用和平手段得來，不過搶奪得來的罷。

根據過去八十年間中外國交史實來下評判，似乎可以證明世界各國還不願意任憑中國自由保藏他固有的富源。一個研究目下時局，無所為而為的觀察家，就容易知道在中國本能完全獨立行使其海關職權的時候，中國便不能安樂樂保存其固有的富源。中國老早已吃了不少的虧了。列強是不是真要用世界著名的門戶，開放主義來剝奪中國的國權呢？或者有人反對說：外國工商業之侵入中國，並不是有意損害中國的主權，乃係不得不向外借來。因為中國工商業向來發達，假使不借重外國工商業為前驅，恐怕又要退到如外國工商業未入以前一般的不振及停滯。這說也許有理，可是在後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乃是懷着一個新中國國家在心目中的人們，不會不問及的。那個問題便是：倘若船來的工商業不斷的代替了中國本國的工商業，那麼，牠的工商業恐怕

永遠沒有發展的機會呢。復次倘若一部分中國人糊里糊塗，竟以爲輸入的工商業，便是他們本國工商業的覺悟和成熟，那豈不更糟嗎？一個人學行要由行始。假使我們向未學會行以前，一個熱心立意幫助我們的人，如果他反乎他的好意，不睢我們，獨自一個在那裏洋洋得意行來行去他便是我們最大的仇敵。復次，倘若我們正在那裏觀察他的步驟的時候，他忽然提起我們來，我們很容易誤會相信我們自己也可以行，並可以跳。因爲他已善行也會跳，難道我們就不可嗎？假使我們冒昧一試，折斷了我們的頸項，那麼，我們的幫手反成了我們無辜的主使者。他的好意反害了我們了。如此好像他原來立意要使我们失敗的。讀者諸君讀完了這段以後，可否暫停一噴試試想想如上邊所舉一個譬如，究竟能否探到目下紛亂的病根呢？

法國人既不願意英國人來幹他們的事，美國人更不願意德國人來越俎代庖；日本人也同樣地，定必不准俄國人來代管理！可是中國近代的工商業幾乎全盤操諸外人的手中。這個解說是剝奪中國發展他的最近工商業的自由。很多的中國人，特別是少年人，近幾年來不單在國內，並且在國外，看了外人做事，便使他們相信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儘可以開擴他們的工商業如外人一般的順利。便是這種信條使中國人提出反抗外人在中國儼如宗教式的工商業的侵略。這種覺悟在中國這個國家——我們曉得牠從來不

是一個擅長慣用暴力的拿手，所以從來不曾開鑿過牠的天然富源。——所佔的地位，不異宗教的覺悟之在西方各國。——這些國家，我們曉得從來不是善於發展內心力的拿手。所以每遇到宗教的事情，便是非常激烈的。——我們如果不明白那淺顯易見，恰恰相似的情形，我們永遠不能明白什麼緣故近代中國人民的激昂，便是一種新中國十字軍的興奮。

一個英國政治家，拿中國目下激昂的情形，和大風相比，這是不對的，「擬於不倫」了。我們若要比較，除非舉歷史上宗教的狂熱，來比現在中國人民的激昂，恐怕再沒有迫切相似的了。所以當今時代，懷着污曠反對中國言論的人，請快快把他們文章撇開，否則恐怕來不及了。

中國挨餓了多年的官覺，現在叫喊着尋出路了，他們迫不及待了。他們的吶喊着實厲害呵；倘若過甚言之，西人是單獨負責的。中國人現在——不單力求工商業的解放並且力救政治上的解放。這其間所有軌外的行動，俄人是要負全責的。因爲在先有幾個私人操縱中國部分的政權，並在內裏搗亂。

中國現在唯有農業及農民比較安靜些，因爲還沒有發明方法可以把外國的泥土搬到中國來。而且外國的農民，國內還是異常需要，所以不能遠離祖國，跑到中國來，搶奪的中國的地位。却是因爲他們比較的安靜些，所以他們對於目下時局是絕無影響的

。有，也不過很有限的。

中國如果努力建設一種新式的國家，我們知道能夠達到最好的成績的，便是模倣外人。還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指出，就是：因為中國從來不善運用體力做事，所以如果欲三步兩步，趕上外人最發達的工商業和政治，唯一的方法，便是模倣。但是模倣便是低能。因為模倣既不是出於人類本能的衝動又不是出於精神的驅遣，完全是一種被動的行為。更與人類創造的天才無關。倘若中國改造的事業完全由模倣進行，那麼這種改造一定失敗。不特阻礙着一種真正的改造，反加增了過去的中國的持續性。怎樣說呢？我們知道外國政治運動未介紹入中國以前，中國數千年的生存，便是建設在模倣牠的過去的歷史的上面。所以毫無進步。

中國人受了外人工商業和政治在中國所發生影響，實行採用一種完全模倣的教育制度如建設新教育的鼓舞。這是大差而特差的。因為它完全失了中國的本色。既不教中國人懂得中國原有的抑或新增的東西，又不能使中國人與西方創造的文明真實接觸。我們看中國學校裏西方自然科學之完全不興，便可以作證了。

在所謂近代中國國家裏頭，也許有一種極其普遍，經衆公認的迷信，以為凡是一個中國人生下來，唯一的目的，便是要與做外國的東西。所以他覺得如果要學會外國的東西，最快捷的方法莫過於自幼即模倣依照外國的方法去學習它。這便是所謂近代

中國的教育制度。然而事實上這種制度已漸漸把中國變成殖民地了。創造與模倣如水火之不能相容。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我們主張不單外國的東西並且外國造物的方法——不是完全有益於中國的——一定要經過有民族天才，心靈活潑的中國人，一番縝密的考慮，然後使其隸屬於中國人創造的精神支配之下才可以使其適合國情哩。這個主張便是體力的關稅自主。除了先前那個關稅會議討論的關稅自主，這可算第二種關稅了。

因為東方的問題常常根本上是心理的。而近代中國的問題為復雜，所以我們在前曾請關心中國事務的人，注意我們在上所說的 *Impoundability*，我們對待東方的國家每每忽視這種 *Impoundability*。從前當日本改造的時候，西方對待日本的行為，便是一個好例。這是一種根本上極大的錯誤。但是日本自有歷史以來永不會有過一種本國純粹的文化，多多少少總靠着外國輸入的文化為進步的策源。所以日本比較容易接納外國的文物制度。中國呢。我們知道在中外交通的上面，產生了一若因科學名詞來解釋——一種外來的細胞。在中國本身體各部分自幼早已充滿着這種細胞。因此便失却本身運用的自由。而其結果，便塞住了內部感情的分泌。明白言之，就是阻礙着中國近代創造的生命和創造的動作完全不能發達。

西方對於東方創造的精神，除了一部份人的欣賞既表現於

書籍和美術外，是無人注意的。况且這有限的欣賞也不過限於一般文學家和美術家私人的愛好而已。至若西方普通的民衆，大多數不甚了解中國道德上，哲學上，和美術上，創造的精神。因為這種精神完全是注重內部生活的。東方現在所急需的，便是創造的農，工，商業。這是一種真實不虛，顯而愈見的內心力的表現。便是因為這種種族的，國家的創造的精神，仍然在外力壓迫之下，還設有充分地表達出來，所以中國的慾望愈受壓迫而愈加增高了迫得世人不得不加之注意。

從前柏利 Peary 大佐之侵略日本，鴉片戰爭之侵略中國，便是西方工藝發達的結果。倘若缺乏領解和同情，西方竟敢強蠻無理，假用武力，來制止東方創造的表現難道世人就可以希望新心理上機械的創造 Psycho-mechanical Creativeness 便無須表現嗎？假使因為受了無理的壓迫中國人迫得假用武力以求解放，就道義上說，難道不正當嗎？讀了這幾行的人，他們只有一個答案，你是決不決，不決不。倘若以為如果如此，俄國須負全責，這是孩子的識見因為俄國還是幼稚做不出什麼事來，我是所能做到的還不及其他的國家百份之一。况且中國無論南北，現在都是一致對外。雖然還沒有人攻擊北方是蘇維埃他。假使中國如有得求表現的自由，便可同時馬上產生自制的力量。我們知道這是抵抗野蠻唯一康健的安全的補救。這個見解便是我十三年來在中國

國的內部！脫離了外界的關係！專心一致研究中國人心理所歸納得到的結果。我們當此危急之秋，寫了這些出了，為的是，我們相信我們應該把我們純粹根據科學的精神，尋求研究得到的結果，造福世界。我們知道建設世界和平的三種原素，如果不是完全須待改變和補充，至少也有兩種應該這樣的。燃眉之禍，已在目前了！我們怎樣辦呢？從前駐京美國聯合通訊社記者高連德氏，頓為震動曾草一文，登載二月一號該報，聲稱：「在靠不住的担保，和舌戰的外交的後臺，居然起了一座中國對外真正戰爭的壁壘。」這是冷酷的事實，無可掩飾的了。除了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紐約時報駐京記者馬德力氏，他在十二年前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的時候，便有遠大的眼光，預先看得到日本終歸的失敗，對於目下紛亂的時局，是沒有第二個人，敢下解決辦法的。在最後的一分鐘，中國與西方應該極力設法避免戰爭，在目下的時期中，如果對中國宣戰，犯了道義上最大的罪過，何況當着威遜總統保存西方和平的理想還是在國際聯盟會中維持進行中呢？美國最親密的友邦，愛好和平的美國，牠的國務卿凱洛氏，議員保連氏，鮑拉氏便是英國最好的帮手。應該極力設法制止這場戰爭的發生。美國人豈不是常常明白的知道最豐富的國家應該盡最大的責任嗎？

德人衛思琴氏居華二十餘年，精研古籍，於孔孟諸說，尤有

心得。曾在大同大學創設心理學院，與吾國學者梁君漱溟友善。十餘年前曾著中國教育評議一文，侯官嚴氏讀之，深為嘆服，為之翻譯，以廣流傳。茲篇乃其最近之作登北京導報，由二月十五起至十七止，續載三日。篇中根據心理上之異同，以論東西文化根本之差異，謂東方之所長，善於發展內心力，西方之所長，善於發展體力。比東西文化出發點之不相若，為誤會之起源，衝突之根苗；尤能深探癥結，洞若觀火。末謂中國今日之愛國運動，乃東方應有之覺悟，宜與以十二份的同情，否則西方如加絲毫壓迫，則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必暗伏於是云云。衛士德人。以德人而作英文，文辭晦澀，語句詭屈，每苦難明。篇中且多專門名詞，言之妙語，有在比作如是解者，在彼則否，番譯既苦不能一致又恐難符原意，唯前篇意在直譯，只求信達，便足已願。不敢忘加刪節以求正雅。宏博君子，幸賜指正。譯者識

關於粵謳及其作者

鍾敬文

「粵謳」，是用廣州方言寫的一部民俗的歌集，是中國現代文學上一件重要的產品！

這書，據石道人及珏蚌兩人的序看來，大約刊于道光壬子年，若這箇年歲不錯，到現在剛巧一百年。(1828—1927) 版本，就我所見到的有三種，一種是光緒時的刻本，兩種則為近刊，一

這兩種中，一種是大冊的，一種是袖珍的本子——其間有有序文題詞與沒有序文題詞及編次前後不同的差異。

這書，雖然在民衆方面，——廣州的民衆方面——成了歌界的聖經，但文人學士，却很少注意及它。好幾年前，有許地山君做了一篇「粵謳在文學上的價值」，刊登于「民鐸」上，頗能引起一般人就它的興趣。——數年來，國內努力文藝的人，如胡適，鄭振，錢胡瑗琛等，都會談及它，但只是零碎的，沒有比較系統的介紹。

這是一部——中國僅有的一部——描寫妓女生活和心緒的苦悶的抒情歌

青州大尹筆花飄，
姊妹心情待曲描，
更費搜羅成艷體，
任教頑鈍亦魂銷。

——採華老農題詞

多情譜出烟花記，
慧即才人俠即仙，

——辨香居士題詞

拈來一管生花筆，
寫盡閒情與艷情。

「瑤仙題詞」

這些題詞，把這書內容揭發得很明白了。隨手抄點于此吧：

世間難搵一條心，得你一條心事，我死亦要追尋。一面試
佢真心，一面防到佢噤。試到果實真情，正好共佢酌斟。
噤吓，噤吓，噤到我地心靈，箇箇都防到薄行。就俾佢真
心來待我，我都要試佢兩三句。我想人客萬千，真叻都有
一分。箇的真情撒散，重慘憐大海撈針。況且你會搵真心
，人地亦都會搵，真心人客，你話够幾個人分？細想緣分
，各自相投，唔到你着緊。安一吓本心，各有前因你都切
勿羨人。

「揀心」

搵，尋也。佢，他也。噤，騙也。叻，的也。箇的，那
些也。重，還也。話，說也。

煩過一陣，想起吓前因，此身何事墮落紅塵？我想托世做
到女流，原係可憫，况青樓女子，又斷梗無根。好極繁華
，不過係陪酒箇陣，等到客散燈寒，又是自己斷魂。有客
就叫做姑娘，無客就下等。一時冷淡，把我作賤三分。或
者遇着人客有情，都重還有的倚凭，鬼怕無情醉漢，就係
攞命災瘟。大抵箇日落到青樓，就從箇日種恨。唉！總係
由得我着緊，總要挨到淚盡花殘，就算做過一世人

「想前因」

一陣，一回也。箇陣，那時也。攞命，猶國語之要命也
，語助。

這樣把過着非人的生活妓女的心，描模得真切而深入的話，

新 生 週 刊 第一卷 第十五期

我們似沒有福份在什麼詩人詞客的大作里拜讀到。

關於這書的構造的藝術方面，許居說得頗詳細，我此刻又忙
極不暇多談，就省畧了吧。

這書的作者，相傳為南海人招子庸，許君文中，也說為他
所作。我介紹一則延陵季子君所記的招子庸的小傳出來吧：
南海招銘山大令子庸，以名進士出宰縣尹。為人風流蘊藉
。著「粵語」一書，以廣州方言創成一種文字，可謂白話中
之別開生面者。招未通藉時，港珠江妓女秋喜。及風進士
由都返粵，正擬金屋藏之，奈秋喜已被鴿母所迫，珠沉玉
碎，故集中有「吊秋喜」一閱。君與順德溫考廉善，常作珠
江飲友。招善畫蟹，溫善畫竹。某君贈以詩云：

老輩風流總不羈，

芳名都播翠袖知，

溫郎墨竹招郎蟹，

長使群花拜畫師。

名士風流，可見一斑。

這里面所云關於氏作「粵語」，及初眷伎秋喜，而卒作歌曲以吊伊
，這是普通的傳說。但我日昨在某小報上見到一篇記載頗有不同
的文字，是某甲君所寫的。現在照錄于下：

子庸號銘山，南海橫沙人。少聰穎，讀書能文，好音樂，
善彈琵琶，能畫，以畫蟹著于時，昔人謂「一蟹不如一蟹」
，君方新畫，乃一蟹不同一蟹，筆致生動，若潤異常，至
足寶貴，既善彈琵琶，又善唱粵語，發響甚壓妙音調。

二六九

故陋君

君下世，今已百年，其所編者，猶家紆而戶誦之也。『吊秋喜』一詞，尤世所稱。相傳秋喜者，珠江鮑妓，君最屬意，而秋喜乃報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纏頭雖厚，費屑視焉。蓋別有所眷如子都其人者，君固知之，而無可如何也。未幾，秋喜竟以債臺高築，避地遠颺，君意不平，乃有『吊秋喜』之作，直視秋喜為真死，則其深恨可知。覆不悟者，猶以為秋喜果死，則絕非常時事實矣。原謠具在乃接可知。如開口便云：

聽見你話死，實在見思疑。

則其人未死，已畧可想。至末兩句云：

講到銷魂兩箇字，共你死過都唔遲呀。

則秋之未死，微之之外，更屬顯然。……

他所說關於秋喜的話，與普通傳講的不同，未足為怪，所可疑的，是對於吊秋喜一歌的強解。這個問題，他日有機會再討論，現且談談招氏是否為『粵謳』全書的作者。據某甲君文中所說，招氏非『粵謳』(全部)的作者，而且是一位編者，這話來得頗突兀，與一般的傳說不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取抹煞的態度，而該刊研究的態度，

這話有沒有成立的可能性？依理，這種民俗的歌集，與其說是一人的著作，毋寧說是多人所作，而一人編集的較為妥些。若依普通所說，『粵謳』純為招氏一人所創始和製作，那末，在文學演進史上，頗不易加以說明。近人以爲『楚辭』中的『九歌』、『招魂』等篇，應歸為民間作品

不應屬于屈原個人，即同此理。況這種用方言寫的歌曲，在中國其它其地，並非沒有和這模式相似的產品，中如與此書同年刊行，華廣生所編輯的『白雪遺音』其，一便有許多和這類近的話可作旁証。『粵謳』卷首，有一篇石道人的序，中間云：『南謳感人，聲則然矣，詞可得而微乎？居士乃出所錄，曼聲長哦，其音悲以柔，其詞婉而樂，一不曰『所作』而曰『所錄』，這頗可以証明是抄輯的。又據香居士題詞末首云：

清歌一曲杜韋娘，醉拂春風滿袖香，

為問幾人能顧曲，至今猶說周郎。

未兩用周郎顧曲典故，也可以令人想他是『粵謳』的賞鑒者，而不定是它全部的作者。

民衆的頭腦，十分簡單，一切人物，到他們眼裏，容易成了箭靶

都派為徐文長的故事，這是一類，不一而足。說不定招氏作這部

『粵謳』的傳話，不能因為他生性風流，善唱作歌曲而形成的。

事，與其上的話，雖不能說已得到事實的真相，但對於有破綻相的

為止，還望大家努力共來討論，以祈得到真相——或比較近真真相

附記

這篇總率草就只算關於這個問題的一點發端，並不是什麼

我誠懇地要求讀者供給以下各種材料：

1. 關於招子庸生平的記載或傳說。

2. 關於秋喜故事的記載或傳說。

3. 關於『粵謳』起源及其作者的記載或傳說。

4. 初版的『粵謳』或其舊的『粵謳』刻本。

如承惠我上列各項材料，請寄至廣市，昌新新街，創造社

出版部分部收轉。

登載於『粵謳』在文學上的價值那期的『民聲』，讀者見諒

戲，當以抽編『客音情歌集』或『民間故事』一冊奉答。又粵曲

見告，至為感激。

